文思

在《人民日报》遇到副刊

毕飞宇

我做过副刊的编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南京日报》干过6年，前5年都很狼狈。到了第六年，我这个蹩脚的记者终于成长为副刊部的编辑了，这是我在《南京日报》仅有的体面，我感谢副刊。

说起副刊我们就不得不说《晨报副刊》，当孙伏园从李大钊的手上接过副刊主编的时候，我估计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和《晨报副刊》都在创造历史。就在1921年12月4日到1922年2月12日这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晨报副刊》不只是把自己写进了中国思想史，同时也把自己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两个多月之后，连载小说《阿Q正传》完本横空出世。作者巴人，也就是鲁迅。

《阿Q正传》大家都读过，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如果我们让时间回到1921年，《晨报》决定派出几个记者，到现实生活里去寻找一堆采访对象，去写一篇有关国民生活，尤其是国民精神生活的通讯报道，这个工作他们能不能完成呢？能。但是，它能够像《阿Q正传》那样辽阔而深入地走进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内部吗？我觉得有点困难。新闻报道的价值毋庸置疑，我真正想说的仅仅是区别与侧重——新闻报道的主体是现实的、物理的世界，它侧重的是已然；副刊则不同，它关注的是内心，是精神，是灵魂，是可能。我想这样说，在今天，我们作为读者，如果我们的手上正好有1921年至1922年的《晨报副刊》，有完整连载的《阿Q正传》，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在笑声当中看到一个比眼泪更加严峻的问题：那样的中国必须改变，那样的中国人必须自新。事实上，这样的认知正是那个时代的共识。共识不会从天而降，万幸的是，在那样一个千疮百孔和渴望改变的时代，我们有《晨报副刊》，有李大钊，有孙伏园，有鲁迅。

也许我应该讲一个我读副刊的故事了，那是1980年，我还是江苏兴化一个县城里的少年，16岁。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小县城还很萧索，但是，在小县城的城中心，已经出现一丝繁华的迹象，在夜晚，它灯火通明，因为我们兴化的邮局就坐落在那里。它怎么就灯火通明了呢？因为它的门口配备了4个报栏，报栏的内部是日光灯管和打开的《人民日报》。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里站立一会儿，不是看日光灯管，是看《人民日报》。终于有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王蒙先生的《说客盈门》。《说客盈门》写的是什么呢？是托人情和说人情。别忘了，那可是1980年，改革开放这趟沉甸甸的列车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隆隆作响，这趟列车正在为它的加速度而奋力嘶喊。王蒙是何等的敏锐，不声不响地，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托人情和说人情的喜剧场景。虽然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我觉得我能够读懂。我的看法文学史家不一定同意，我认为这个短篇小说是王蒙最好的短篇，我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汪洋恣肆，那里有喜极而泣的天赋。到家之后我就兴头头把这篇小说讲给我的父亲听。我的父亲和王蒙先生同年，他们有类似的人生经历。然而，还没听我说完，这位出生于1934年的语文教师当即虎下了脸来："那个字不读shuō，读shuì。"那一天是1980年1月12日，是个晴天，寒风凛冽。现在"说客"的读音已经改成了shuō客，这是后话了。

既然说到了《人民日报》，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补充一个本人的小故事。我的生日是1月19日，那是四九里的一个寒天。即便到了1964年，我们苏北乡村的产妇还没有条件走进妇产医院。接生婆有接生婆的"理论"，她们说，新生的婴儿有"胎火"，需要放在大地上"降火"之后才能够一生平安。可是，我的父母毕竟是教师，接生婆对我很客气了，她没有把刚从娘肚子里出来的我直接放在泥地上，而是抽过来一张《人民日报》垫上，我就是这样来到人间的。我的母亲今年90岁了，她老人家最爱说的就是我的童年往事。有一句话我的母亲也许说了一万遍了："那一天冷啊，你就那样躺在《人民日报》上，冻撒咯哇。"

还是回到副刊吧。必须承认，在手机时代，我们的阅读习惯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可是，副刊作为一种精神，我觉得它不能丢。这个精神就是我们面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当然，还有这种态度的表达。作为曾经的记者和副刊编辑，我特别想在这里分享一个日常的动态——当我们在每一天的上午拿起一份报纸的时候，习惯于从前往后看，这里有我们的精神需求；可是，到了夜里，如果我们还愿意拿起报纸的话，反而是从后往前看的，这里头同样有我们的精神需求。我觉得，一份报纸，从前往后看它好看，从后往前看也好看，那就是一份真正的好报纸。

崔道植的眼神

冯锐

2017年冬天，我在哈尔滨江北一家养老院里，第一次和83岁的崔道植四目相对。那是我第一次采访他，他衬衫洁白，目光中隐隐带着一份拒绝。而我，依然执着于从他的眼神中寻找点什么。

我对崔老说："您眼神中，有一种力量。"

他回答："不会不会，哪里有力量？很多事啊，更多的感觉，是无能为力。"

养老院的房间里，有一架显微镜和一台处于工作状态的电脑。对谈中得知，崔老搬进养老院是为了省去买菜做饭的麻烦，方便工作的同时，也能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伴。虽然养老院提供打扫卫生的服务，但崔老每天都会自己将房间打扫擦拭一遍，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充满了洁净的气息。

对于自己的成绩，他三缄其口。既然这样，我便尝试聊了一些更轻松的话题。这个过程里，崔老的老伴金阿姨不时过来，一会儿要抢崔老的眼镜，一会儿又做出要责打崔老的样子。我听到了她一段非常特殊的表达："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是公安厅，崔道植，枪弹检验……"

疾病的侵蚀使她忘记了自己，却没有忘记丈夫，更没有忘记丈夫的事业。那一瞬间，我的心头一热。崔老与老伴四目相对，眼神中浮现出无奈、疼惜，他像哄小孩一样安抚老伴："你别闹，你别闹……"然后转过头，眼中含着泪花对我说："没办法，没办法……她病了，很严重……"

这样的四目相对，已经来得太迟。他的3个儿子都说：直到母亲病了，父亲的眼神里才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情，连带着对他们哥仨的态度也柔和下来。

1955年从警开始，崔道植的目光一直关注的是显微镜下一件件疑难案件的痕迹物证。数十年目不转睛，分分秒秒凝聚着勇气和锋芒，与潜藏的犯罪分子无声较量，不容任何人、任何事分神。就这样，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无一差错。然而，他拒绝一切采访，省内很多知名政法记者前辈，曾经一次次被拒绝。许多刑警都敬畏他，大家对崔道植共同的印象就是"眼神冷峻、严厉"。

崔老的目光，始终如一。不在意鲜花，不在意掌声。对自己，对手下，对工作，乃至一言一行都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每次到基层办案，他都自己带着面包，不参与任何应酬。

我却从崔老的眼神里，从他房间特有的氛围里，从爱他又敬他的老战友的讲述中，有了很多收获。于是写了一篇稿子，描写了养老院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在《人民公安报》旗下媒体发表后，引起了一定反响。我也很快接到了他的电话："看了你的文章，我太感动了，很多人给我打来电话，都是落泪的……你来吧，我接受你的采访，你有什么需要，我会配合你……"

接下来，我写下了5万字报告文学，又出版了《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植》人物传记。

已经不认人的金阿姨竟然能认出我，见到我就会拥抱。有一次，我身着警服去养老院，她来到我的近前，她的眼神在某个时刻似乎恢复了正常人状态，说："你很漂亮……"显然她用词不大恰当，我说："阿姨应该是在说我这身警服漂亮。"

今年92岁的崔老思维敏捷，行动自如，每天都在对过往案件进行整理，也会进行疑难案件鉴定。洁白的衬衫，依旧每天亲自手洗。前段时间，由人物传记《中国神探》改编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上映。这个"神"字的初衷是指精神力，我心中更是暗指崔道植的"眼神"。

采访他时，崔老提过一个细节，他6岁时，在玉米地里追着母亲，可他的母亲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他童年的眼神中，应该充满了悲伤与渴望。提起儿时，崔老说："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以后，我才有饭吃、有书读。"提起自己的成长，崔老说："参军后读了《可爱的中国》，感受到了军营中的纪律与温暖，我的人生才真正有了方向。"提起自己的一生，崔老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也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我懂得满足，懂得感恩……"

送新米

王洒

"在家吗？我给你送新米来。"前不久一个周六的上午，朋友秋会突然打来电话。

送什么米？我惊讶。秋会在一家公司上班，老公在高中任教，哪儿来新米送？

下午，秋会与她老公岿哥真送新米来了。米用透明袋子装着，有三十来斤。袋子里，一粒粒米晶莹剔透。解开，一股浓郁的稻米香扑进鼻腔，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大米饭仿佛摆在眼前。

放下米不一会儿，秋会就要告辞，称还有几家要送。今天这批新米送完，明天还得回老家碾米。近段时间的休息日，都是这样干的。

秋会一直生活、工作在城里，从小就没干过农活，而今回老家种稻的活法，让我决定跟随她去探访一番。

开车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秋会位于黔北仁怀大山深处九仓镇杜包村的家。她没领我进屋，而是迫不及待去河边的稻田。

稻田方方正正，约莫4亩。田边是哗哗流淌的清澈九仓河，岸边有不少垂钓爱好者。稻田里，还能见到不久前收割稻子踩出的繁忙脚印，稻桩上，一轮再生芽在秋风中摇晃着丰收后的轻盈身姿。看到稻田西侧田埂上的无线监控设备，我问："这家伙，是防小偷光顾吗？"

"想哪里去了？"秋会告诉我，安这监控，是让一家人能从手机里看稻子成长、开花、结穗，看稻子有没有生病，还能看阳光西斜照进稻田，听稻田中天籁般的蛙声……一家人围坐一起远程观赏稻田，那感觉像是回到故乡。

多年前，秋会婆婆去世，公公身体每况愈下，这丘田再没人耕种，于是请人代耕。哪料，代耕人种地敷衍，弄得稻田的土质越来越瘦，越来越没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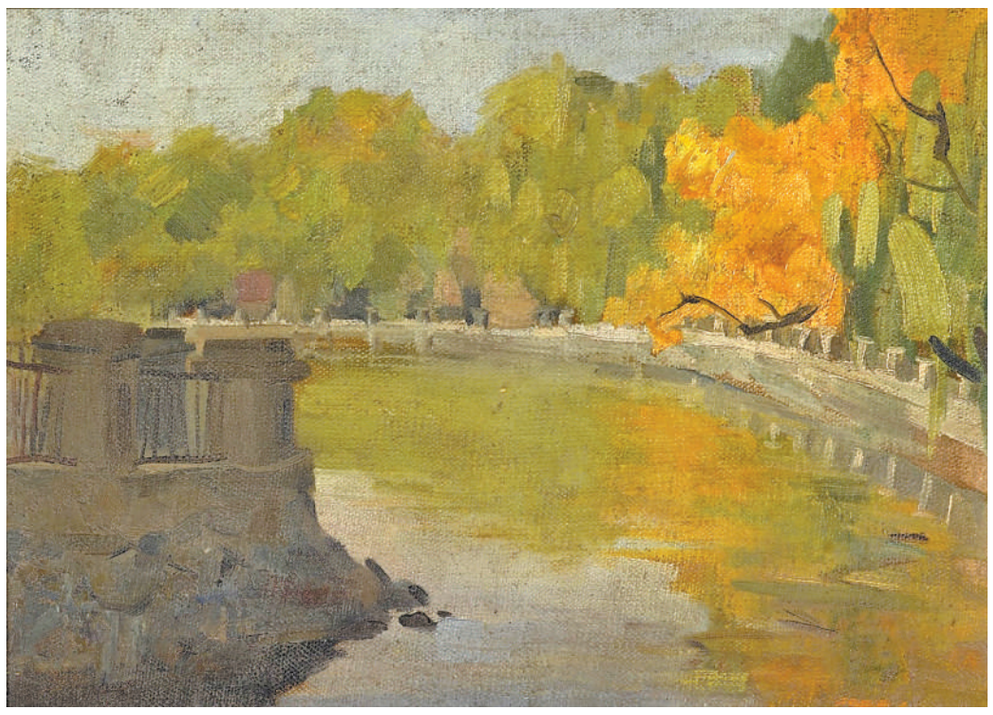
岿哥决定收回来自己种，利用周末、假期把这丘田照料好。

秋会反对，儿子也反对——回几十公里外的老家种田，豆腐盘成肉价，不合算。岿哥却坚持，这田，是土地承包时母亲抓阄抓到的整个生产队最好的田，几十年来跟一家人相依为命，父母就是靠卖米供岿哥兄弟仨上学的。

"好吧，种！"母子俩同意后，岿哥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就扎进稻田操劳耕作，不时带晚辈们前去参观体验，让年轻一代也熟悉土地。

一晃，8年过去了。秋会和老公一起种，一起管，心细得连每串大小不一的稻穗有多少粒稻谷，她都心中有数。每年花在种稻上的费用，包括往返油费，请人协助打田、插秧、打谷的人工费和碾米费，算下来1万多元。费用不少，还耗时耗力，可每年稻田产出四五千斤稻米，让秋会既开心又满足。秋收时节，是秋会两口子最忙的时间，将新谷运进碾坊，排队碾米、包装，一家一家联系，一家一家送上门。周末没了，假期没了，可秋会乐此不疲。她形容，当把新米送给亲朋好友，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分享时，那种欣慰比阳光还温暖。

"山人送我山田米，粒粒如霜新可喜。"碾坊里，看着秋会两口子捧起刚从碾米机碾出来的温润、莹白新米反复细嗅的模样，我仿佛看到，两口子掌心捧着的不仅是米粒，还有和煦的阳光和稻田的香气。



▲油画《湖畔小景》，作者刘迅，中国美术馆藏。

文学里的村庄

李成山

踩着泥土与泥土交织的芬芳
沿着盘盘路，我们来了
穿着汗尘与时光打磨的衣衫
背着浓浓的泥土味，我们来了
双手沾满野草的痕迹
指纹里镶嵌割舍不掉的老茧
我们匆匆地来了
忘了擦掉鞋帮上的牛粪
风尘仆仆地来了
一身憨气，忘情地
当一回主演
把自己的故事搬上舞台
《我爱这土地》诵给大地
我们快快乐乐地相聚
主演农人角色
用艺术舞蹈，朗诵
展现农人的淳厚气息
展现村庄的秀美宁静

我们是乡土文学未知的探索者
是草根文化的见证者
是田园生活的开拓者
一手拿笔一手握锄的践行者
玩味泥土的同时
玩味文字的创作者

我们视泥土为珍宝
视字幕为珠玑
我们双手劳作
一手扶犁一手铺纸
做好两样庄稼
一样浓墨，一样金色

我们爱家爱国爱文学
用文字编织梦
用理想抒写田园情怀
用爱心锁住吉祥如意
纵情跳，忘情舞
耍欢了，耍美了，回家
再书写我们的黄土地
书写黄土地上的图腾

带着茶筒上山去

吴良伦

老家人上山、下地干农活，少不了要带上灌满茶水的茶筒。

皖西南老家龙池村，山叠着山，岭挨着岭，山场田地距村庄路途远。每年赶农事，乡人起大早摸深黑。为避免来回耽搁劳作，乡人一早出门就得携带干粮充作早饭和午餐。

山地活计不轻省，体力消耗快，人极易困累。何以解之？喝茶可也。于是用来储茶的茶筒应运而生。经久岁月和手掌摩挲让茶筒裹上包浆，泛着温润浅黄的光泽。

茶筒由竹子就地变身而来。老家盛产竹子，入秋之后，选取3年以上长在向阳风口且质地细腻、纹理清晰的竹子，用斧头平齐地面砍倒，去除竹枝，用锯子截取竹节长、竹径大、竹肉厚薄适宜的部分。在地上生一堆干柴火，将截取部分放在火焰上来回转动烘烤，待水分一层层沁出，再置入盐水里蒸煮一番。用明火烘烤和盐水蒸煮，为的是去除竹内糖分，使竹子不遭虫蛀、不霉变、不开裂，持久耐用，一个茶筒传几辈不稀奇。

接下来，是开口子和去除内竹节。对着画好的刻线，一手持带弧度的凿子，一手持锤头，小心翼翼凿出茶水进出的盖口，再顺着已开好的口子凿除内竹节。这一环节容不得半点急躁，得按同一方向用"暗劲"一下一下地凿。再将其悬挂于阴凉处阴干，用砂纸反复打磨，一遍遍涂刷清漆，有人还特意凿出两个洞眼，用绳索穿住，方便挂在树杈上，不让虫蚁袭扰。更有讲究人，自个儿或请人在筒身上绘上诸如"五谷丰登""鲤鱼戏莲""芝麻开花""喜鹊登枝"的纹样。至此，一个经由慧心巧手制作、富有山野质感的茶筒大功告成。

乡人眼里，竹茶筒就是好。竹材天然透气、自带清香，中空容积大、储茶多，满足一天需求不在话下。此外，竹茶筒结实耐摔，更适合山地。只要旋紧了盖口，哪怕从山顶滚下去，茶筒断不会破损，茶汤也不会漏出，这是陶壶瓷壶抑或塑料壶所无法比拟的。

茶是自家炒制的夏季大叶子茶，汤色暗红、香气馥郁、滋味醇厚、解渴过瘾。乡人熟知，即便再口渴，冷茶伤肠胃喝不得，而茶筒内壁厚实能保温，即便到了傍晚收工，内里的茶水还是温温的。劳作时间一长，腰酸了，嘴巴干涩了，大家不约而同来到树阴下，一边摘下草帽，当作扇子轻摇，一边取下挂在树杈上的茶筒。旋下盖子，"咕咚咕咚"，喉结上下滚动，温热的茶汤溢出嘴角，顺着下巴淌进脖领，抬起胳膊揩一下。茶水入了肚，浑身又有了力气，转身投入下一轮劳作中。

暮色四合，牛儿入了圈，月儿升上东山，晚风吹过来荡过去。推开院门，小石桌上一个个瓷盘里装着时令蔬菜，香气扑鼻。这是对一天辛劳的抚慰，乡人的日子就这样普通而绵长……

乌什有泉

草白

新疆阿克苏地区有个乌什县。干燥、风沙大——这常被当作标签，贴在任何一座西部小城上。可乌什不在此列。

乌什有泉。

天山冰川融水渗进地下，渐渐汇成无数条波澜壮阔的暗河。它们穿过无数公里的岩层，来到乌什县停留、驻扎下来。在乌什的燕泉山景区，便有九眼泉，以龙之九子命名。九眼泉也可以理解为无数的泉，无数次的看见与连接。

泉是大地的眼睛，如此清冽、纯粹，纤尘不染。当我与它对望，我看见泉眼中倒映的自己，渺小、遥远、恍惚，当微风袭来，涟漪扩散开去。久之，似乎我也成了这纯粹与清冽的一部分。

而在地面之上，还有两条宛如大动脉似的河，源源不断地给这座小城输送水分，成为乌什不竭的源泉。它们便是托什干河与库玛拉克河。

在乌什，还有无数细小的河流，毛细血管似地分布在城的角落里。平常时候，它们只是蛰伏着，等到天降大雨，水流漫溢，才变得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

在乌什，天上飘过一朵云，都可能酝酿成一场澎湃的雨。

那天傍晚，我们来到乌什城郊某处餐厅吃饭。餐厅位于一座农庄里，有小桥、河流、埠头、垂柳，造景秀丽，宛如江南场景的再现。我们闲聊、饮茶，看窗外越聚越多的云。不想，云层低垂，雨水奔突而至。随着雨势渐增，谈兴也越来越浓。某一时刻，耳边只有雨声——铺天盖地的雨，浑然一体的雨，左冲右撞的雨，好似江南的暴雨正源源不断、慷慨无私地注入西部的体内。

天地之间，除了雨，便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

餐厅位于一座水榭里，雨点砸在棚顶上，奏起急促、欢悦的乐音，而底下是越来越急切的流水，几乎分辨不出何为流水声、何为落雨声。我们置身的水榭恍如成了船，是系在江南柳树上的客舟，在雨声里载浮载沉，却不会漂走。而我们成了旅人。因为这雨，我们从茶客、食者瞬间变身为渡客和旅人，更换了时空场景。我们在唐宋，在汉朝，在遥远的西域都护府，在奔驰的马蹄声里。一切都近在咫尺，一切又随时可化身为雨。一场历史之雨，也是时间的雨。

雷声裹挟着雨点而至，或许还有冰雹或雪霰，仿佛一年四季的雨于同一时刻到来。子弹似的雨点，是天空向大地发射的密语。我们听了足足3个多小时。某一刻，雨水与地上的大河、地底的暗河汇聚在一起，汇成乌什大地上无处不在的泉水。

第二日，照旧是大晴天，天空湛蓝。昨日之雨，已渗入地下，往岩层深处流去，去走暗河走过的路，等着某一天，从某一眼泉里，重新望见天空。

泉是大地的吐纳与呼吸。它呼出的每一口气，仿佛还含着千百年前落下的雨。一呼一吸间，西部的干燥被润泽，戈壁的沉默也有了回音。

乌什有泉，泉水里藏着天山的体温，也藏着天山的秘密。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非AI（人工智能）创作或编辑。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